



方志敏

FangZhiMin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

方志敏

FangZhiMin

张品成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方志敏 / 张品成著. --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2.3
ISBN 978-7-5500-0322-4

I. ①方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传记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49315号

方志敏

张品成 著

出版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涂 华 毛军英
美术编辑	赵 霞
制 作	周璐敏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阳明路310号
邮 编	33000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 11.25
版 次	201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15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0322-4
定 价	19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2-4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方志敏

Fang Zhimin

目 录

CONTENTS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|
| 一 | 任 务 / 001 |
| 二 | 北 上 / 016 |
| 三 | 奇 袭 / 027 |
| 四 | 恶 战 / 036 |
| 五 | 围 困 / 049 |
| 六 | 叛 徒 / 065 |
| 七 | 年 关 / 079 |
| 八 | 囚 禁 / 088 |
| 九 | 劝 降 / 100 |
| 十 | 缓 办 / 118 |
| 十一 | 不 屈 / 132 |
| 十二 | 较 量 / 146 |
| 十三 | 意 外 / 160 |
| | 后 记 / 173 |



任 务

一

那些天，重溪的所有剃头铺的刀剪都前所未有地忙碌起来，几家布店连最后的一根纱都拿了出来，弹棉花的工匠举了长弓线槌在秋阳下张扬着他们的技艺。风里，毛发和乱絮夹杂在枯叶中在巷角打着旋旋。

那些曾经蓬头垢面的士兵焕然一新地坐在草叶枯黄的溪岸面带笑容。

重溪那一夜夜风里荡漾着酒香，间有山歌的哼唱和时高时低的呼噜声。

屋里一盏灯亮着，方志敏就坐在灯下，灯花一跳一跳，方志敏那张脸随了灯光也那么闪烁不定的样子。

小八没吭声，小八就歪在屋角那地方，看上去他像睡了，可他没睡，他老这样，警卫员负责着首长的安全，他不能有丝毫松懈。这些日子他老觉得不对劲，小八说不上什么地方不对劲，一切都似乎很好。秋天日头红红火火，田里收了秋，各家都殷实。说是敌人重兵围逼，可队伍打了几个扎实的硬仗，拿下浮梁的几个镇，直逼景德镇郊边。今天，老红十军又回了重溪，那些大多是这一带的子弟，这么一来，闽浙赣可谓是兵强马壮了，但首长却犯心事了。

首长脸不阴眉不皱，但小八却知道首长正忧虑万分。知道又怎样？知道了小八也帮不上忙。

方志敏心事重重。

红七军团受命从瑞金出发，辗转福建浙江诸地，经数月艰苦行程，数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。但他们不能远离敌人，就是说，要粘住敌人，既

不能让强敌吃掉，也不能远远跑到安全的地方。就是说惹火烧身，这是个玩火的任务，似乎一开始就注定了无法完成。给他们的训令是：抗日先遣队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国民党统治的深远后方，宣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，开展游击战争，在最受敌人威胁的地方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，调动围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。

其实最后那点任务的真正目标。现时，中央红军已全面被动，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，林彪、罗炳辉退出建宁，敌南路军陈济棠部占领会昌筠门岭要塞，彭德怀部也告失利永安城陷落敌手……如此下去，瑞金的闪失也是迟早的事。

上头终于不得不作出丢卒保车的部署，红七军团打北上抗日先遣队旗号，前往“最受敌人威胁的地方”活动。六千人马仅长短枪千余支，且多是残破武器。没有枪的那就大刀梭镖。连大刀梭镖也穷尽了就用竹管涂抹红毡包裹了扛在肩上，只远远地看去像枪。“行装”却不轻，有三百多担标语宣传品。走哪就大量散发，造成大部队活动气势，明知力不如人却偏要惹人。红七军团是一步棋，一步险棋，稍不慎，全军覆没。

你想想就知道，这是多难完成的任务！

但红七军团还是闯荡过来了。虽说打福州伤了元气，到后来遭遇几路敌重兵围追堵截，但队伍还是回到了重溪。

回到重溪又怎样？也许只是暂时的憩息。这事情他们心知肚明，他们的任务还没完成，不仅他们，连国民党方面的报纸都明白地写着了：

“……其主力不过三千之众，枪二千余支，大刀梭镖，参什其间，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之名义，企图牵制国军之进剿，实现赤匪所谓围魏救赵之战术……”

就是这暂时的喘息，将士们看得也十分的珍惜。这是回老家呀，红七军团是由老红十军组建而来的，当年方志敏两条半枪拼扯出一支武装。现在他们又回来了，现在，他们与新的红十军合并，成立了红十军团。

几乎是与红七军团会师的同时，方志敏得到了中央红军离开苏区的重大消息。这消息，目前只有他们很少的几个人知道。

消息来得有些突然，起初他们还不相信，虽说数月来战事于红军不利，敌数路大军直逼瑞金，筠门岭被占，广昌失守，苏区几张大门都被强敌攻破，门户大开，红军地盘受到空前威胁。但谁也没想到主力会突然作出这么个决定说走就走了。惊天动地。谁听了这消息都不由得心里跳了那么一下。方志敏不仅只跳了一下，他心像水潭里被人掀下去块大石，轰隆隆一阵，然后是波回浪涌。

他手里捏着几年来多少条命换来的一个根据地，手里握着几十万人的命呀。

主力远走，苏区很快就会成为屠场。百姓怎么办？红十军团怎么办？

如果是过去，情况就简单一些，化整为零进山打游击去。低潮困难的时候不是没有过，远的一九二七年的事不说了，老蒋翻脸，拿共产党人大开杀戒。汪精卫驱共清共，不让共产党人有立足之地。南北军阀联合了身前后向共产党人下黑手……那些就不说了，单说这几年的“围剿”，三番两次，隔三差五的。石过刀，草过火，可并没有把红军怎么样了，再困难也熬过来了。

但这一回不行，红十军团的任务摆在那。军令如山，那是没商量的事情。虽说中央红军的主力已经开始转移，但红十军团的任务没有变，似乎更应该坚定执行。

红十军团的任务就是四个字：大张旗鼓，就是惹火烧身，怎么能化整为零，怎么能隐身暗处。恰恰相反，要做的是把有限的力量聚集起来，往江浙一带老蒋的腹地去，吸引敌人的主力。要的就是往明处高处走，张扬了让追打。这个任务似乎有些荒唐，南方的革命正处于低潮，国民党数十万精锐正在全力寻找红军主力进行决战。可是上头却命令东南仅有的两大红军主力编成一个军团，而且全部撤出闽浙赣苏区，集中到皖南打运动

战，这极有全军覆没的可能。

他怎么能睡得着，他想着那些事，心里一团乱麻搅着，理不出个头绪。

实在不行了，心里就跳出那句话。大不了就是一死。就那会儿他已经想到死，所以，数月后他被敌人虏获，脸上丝毫看不出沮丧，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。就是到死，他一直从容平静，让许多人为之动容。

他想：明天开个会吧，就明天，走还是留，让大家决定。

他把那支烟吸完，横在床上睡去。

二

屋子很小，几个男人坐在那，他们脸色阴沉。一屋子的烟，云里雾里的。几张黧黑的面孔像大水里的枯木，在烟雾里时现时没。

曾洪易坐在角落里，以往他总爱坐在中心地方，这和他随军中央代表的身份相符，虽说有军团长和政委，但决策由三人小组负责，因此党代表该是最高首长。从瑞金到重溪，才几个月就有了变化。他把自己放在不起眼的地方，发言次数和长度一次次减少。不说话时尽量不说。出发时不这样，出发时他似乎像一个发令的机器，总不断地给队伍下着命令。军团长和政委不和，常常为一个决定面红耳赤，那曾洪易的话自然就一言九鼎了，他说，好，打吧，就打了。结果可想而知。他不是太懂军事，学生时参加了组织，不久任团南昌地委书记，再后来就去了苏联，一待就是五年，回来后被任以要职，派来赣东北这地方做中央代表，和对座的那个叫方志敏的人一起共过事。那时候抱负大了，从共产国际那学了一套，人年轻，二十郎当年纪，一腔热血，何况在党内握实权的大多都是他们这批留俄派，互相提携，互为靠山。照理说来有什么事办不成？

不想却事事不尽如人意，人家不信你那一套，你弄就是，一弄总坏事

情。总觉得那些笑脸后面有种东西深不可测。他们一腔的热情，可总是遇到冷水。怎么会不行？人家那边不就是这么干的？人家那边也是这么教我们的。人家不是干得好好的？千里迢迢地送我们去那老远的地方学什么？苏俄能做成的事在中国就行不通？

他把这问题颠来倒去地想了许多回，想了有几年的时间，可他还是想不明白。

什么都试过了，红色恐怖，无情斗争，残酷打击。他们想来硬的一手，肃反。可到底干不过那些“土著”，他曾洪易不是个优柔寡断的角儿，该使的拳脚都使上了，但最后却被迫去了瑞金。那时候他就想，好了好了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。那时候他就想，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我躲个远远的。

他以为他会远离这地方永远不再来了，可现在却又鬼使神差地回到了赣东北。现在说是在总结红七军团北上的教训和经验，其实就是对他曾洪易的围攻，会前他就想到事情会是这样，他有准备，他又不是傻子。他只当自己是只死猪，到了这地方他不是死猪也是只死猪。死猪不怕滚水烫，就这么回事。

他觉得有些恍惚，像在梦里一样。

“哎哎，洪易同志你说说。”

他断续地听了一些人的发言，其实说什么也无关紧要。现在就这么个局势。红军主力走了，像一幢老屋抽了大梁，屋墙说倒就倒，这就是事实。说什么也没作用了，反正任务是座山，你又搬不动。死只是迟早的事，只是个怎么死法的事。何况他比众人多一重危机，除了大敌当前，他还有冤家宿敌，走到这一步，他不想再说什么。

但他不能这么悲观，他不能把心里那些抖出来给人看。

他咳了一声，往四下里看看，那些眼睛都往这边瞟望。

“七军团一路损兵折将，我是党代表，我负主要责任。”他说。

他的样子很诚恳，他想他的话一定叫众人有些吃惊。

“军事上的错误你们已经说了很多，我不懂军事，我最大的错就是不懂军事胡乱发言，导致了許多优秀士兵的伤亡，现在我不想就军事问题说什么话了。”

乐少华说：“老曾，你说嘛。”

“其实就是说也说不出来。”曾洪易说。他想，我不是没什么想法，只是我的话现在谁听？我知道你们不会听。

他看到方志敏朝他笑了一下。

方志敏说：“说说，老曾你说说。”

对于自己的这个多年前的同事，曾洪易实在弄不明白，从一开始曾洪易就觉得方志敏身上太农民了，他和毛泽东一样，大革命时做的是农民工作，办农会、开农讲所，琐琐碎碎，婆婆妈妈，整天那么些家长里短的事。而他曾洪易做的是团的工作，和一帮热血青年打交道，却是红红火火、壮怀激烈……和方志敏那一摊成鲜明对比。他以为三两年会和姓方的有个高低，后来的事实也那样。他被上头相中选送去了苏俄，方志敏还在山窝里和农民打着交道。回来后鬼使神差自己竟被派往了赣东北。

呵呵，得来点真东西，得来点真货色。那时候他就是这么想的。五年前他作为党代表，手握生杀大权，来到这片苏区，不能不说他下了狠动真格的。党政军他整个来了个大换血。要带这些农民革命不容易，要把山头主义彻底掀翻。可后来怎么样，到最后，还是他曾洪易去了瑞金，还是姓方的坐在那把交椅上。更糟糕的是，这一回又被弄到了他的手里。我曾洪易还能说什么？

也许是酒的作用，他打了几个酒隔，感觉到一股酒气在烟雾里弥散。就感觉一股酒劲直往脑壳里冲。说说就说说，他想。说说心里不痛快些？借了酒劲他这么想。

人家也许对他不作打算了，可曾洪易却抛出四个字：“那我说说。”

众人又一次往这边看。

“野战军的出动不是主动地出击，是被人逼得没办法了。这谁都看得出来。”他说。

“现在我们放弃还来得及。”他说。

“总之，五次‘围剿’我们在战略上是彻底地失败了……我们的教训还不够吗？我们得学会退却，不能一味地蛮干，苏维埃告一段落不是坏事……”他说。

他想，这酒真是坏事情，要搁平时，他不会这么说。

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，听得见人们狠狠地抽烟声。他们表现出空前的忍耐，他以为有人会站起来反驳他，可没有，大家低着头，像听着一段戏文。

他想：想听我说我就都说了吧，竹筒倒豆子。到这一步了我还顾及什么？

“敌十倍于我，且已在周边布置了多层封锁线。军事行动已经毫无意义，如果说任务的话……”他顿了一下，想看看大家的反应，可大家依然那么一副模样，好像他的发言只是一个必要的程序，说什么无关紧要。曾洪易想就此打住，可觉得既然说了，就彻底说出来，这些话他已经憋了些日子了。

“我觉得化整为零也许是一条路。至少我们还活着，至少还有那么些人在，有人在就行，我们去南京，在敌人心脏来那么几刀，杀几个政府要员和富豪……也许效果更好一些。”

他看见方志敏在摇着头。

“说了吧，说了吧。”曾洪易说。

“我说什么都没用，说了白说。”他说。

会议继续了下去，大家并没有因为曾洪易的那几句话而改变了议程。正如曾洪易想的那样，他的发言可有可无。这是曾洪易最不能容忍的。他

觉得大家驳他骂他也比这好受些。他真有些后悔，他不该说的，省得这么丢人现眼。

都是那些酒弄的，他想。

三

上级的命令终于下来了。

那一天和普通的日子没什么两样，日头不痛不痒懒散地挂在天上，一些云在周边无声无息地游走。枫树成了山林里最出风头的角儿，红红地将自己抹了一身。然后是草枯叶坠，有一声两声的秋蝉嘶叫，叫得人揪心……秋天，总这么一副样子。

有人从茗洋关回来，是个货郎，从上饶进些百货什么的走村串户的那种。见人就说在茗洋关看到的事情。

“都是兵，是南京方面的兵。”他说。

“杀人不？”有人问。

“你看你，兵们手里的是什么？刀枪。”

“嗯！”

“刀枪干什么用的？吃素的吗？杀人。”

“嗯嗯！”

“血流成河喔！”那人表情夸张地说着。

没人嗯了，旁人眼大大地那么看着货郎。

“人头挂在城楼上，血沿了城砖划着红道道……远远看去像染坊里的红布。”

有人“啧啧”了两声：“那还不一条街整天里臭气熏天？”

货郎瞪眼了，他不喜欢说话时人家插话。“鬼哟！”他说，“臭翻一条街？你说的？”

“那还能怎样？！”

货郎说：“是肉香，整个街市都是烧肉的香气。他们杀猪宰牛，架了大锅烧肉，见者有份，啊哈。”

“啊哈啊哈……”

他们说着话，他们把一件残酷的战事当成了一段闲谈。

中革军委的电令就是在那几个人说着杀人吃肉什么的时候来的。

整个白天，葛源上下都在为执行那份集合忙碌，一纸命令，红七军团同闽浙赣苏区红军不复存在，他们合并成了红十军团。刘畴西任军团长，下设两个师。由刘畴西、寻淮洲分别任师长，整编后，红十军团有八千余人，由方志敏代表中央全盘负责。曾洪易则改任闽浙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职。接到命令时曾洪易嘴角挂着从未有过的那种平静，要知道这种安排把他的职降了不止一级是几级，把他的军权弄了，甚至不让他野战部队里容身，把他弄到了地方。要搁过去，他曾洪易要跳起几丈来，可这一回他很平静。红七军团这一路过来，他是中央代表，可谁主动听过他的，喊了叫了，吹胡子瞪眼，好不容易听了那么几回，可几回都吃了败仗，让他的话没了分量。何必？他想。再说军团这次行动，明显是鸡蛋碰石头，没有胜算的把握。我曾洪易不是怕死的角色，可也不能白白去送死，死得一钱不值吧。不能因为图个壮烈而把队伍都送到虎口里去，这种事情，他曾洪易不会同意。这种时候谁还去计较位置？寻淮洲一个军团长，这一回不是也给拿掉了，只做了一个师的师长？

远远地他看见自己住的那间小屋里有灯光。

他想连勤务兵都急了，难道他在外头待了很长的时间了吗？他不觉得有多久。

走到门边他看见了灯下的那个背影。不是勤务兵，是那个人，他有些意外。

是方志敏。他想，姓方的来找我会是什么事？

方志敏说：“老曾，明天就要走了，我来跟你说会话。”

风打着窗上的竹箴，窗子有些破了，有人用竹箴挡风。一起风竹箴就弄出烦人的声音。

曾洪易一边弄着那片箴片一边笑着说，“你看，我也正要去找你的，你却来了。”他没有乱说，那时候他真的想去会会方志敏。他想他得找个人说说话，这个人只有方志敏。

就是在这次会面后不久，两个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，似乎这一天就注定了。两个人各自说了一句话以后，都开始了一段难耐的沉默，也许谁都期待着对方开口，可谁都没有吭声。

“我服从上头的安排。”曾洪易挨不住了，他嘴里跳出这么一句。

方志敏说：“我不是找你来说这事，我有些私人的事情找你。”

曾洪易有些吃惊，他看了看方志敏。油灯被风拽扯着，一晃一晃的。方志敏那张脸在摇晃着的灯影下像一尊石雕。

“你说！”曾洪易不看方志敏了，他觉得那张脸上满是文字，他越读越读不出名堂。

“我想把嫂子托付给你。”

“噢！我现在是闽浙赣省委书记，这也应该说是我分内的事情。”

“她现在怀有身孕……”

“队伍明天一早就开拔？”

“这是已经决定了的事……也许是晚上，我看还是晚上的好。”

“我会把一切安排好的，你放心。”

方志敏点了点头。

“你为什么把这事交代给我？”曾洪易忍不住问了一句，他实在有些不解，赣东北的革命家族式的特点较之别处更为突出，他可以交给族人的。为什么要交给我？他为什么要对我说这话？

他们还说了一些话，那是些可有可无的话。这个夜晚，似乎一切都

是已经决定了的，说再多也没什么用。曾洪易仔细看了方志敏几眼，对面的这个男人脸上呈现出刚毅的线条，眉宇间透出无与伦比的大气。多年以来，曾洪易一直和这个男人暗暗较劲，很多事情都与这种较劲有关。到后来曾洪易似乎想出了些道道，缪敏会不会是方志敏手里的一枚棋子？

他想，这种时候他不该这么想。他为自己的多疑感到有些惭愧。不管怎样，我应该把它理解成对我的信任。

送走方志敏后这个叫曾洪易的男人一夜没睡，第二天夜里红十军团从葛源出发了，他问过手下三次，首长的夫人安置得怎么样了？回答说：你放心就是，这事还能马虎？得到满意的回答曾洪易还是放心不下。

他甚至还去那家人家看了一回，那是磨盘山里的一户人家，独家独户，背山面水，水虽然不能走船，但却能阻挡兵匪。山里竹木遮天，崖壁下有大小洞子，有风吹草动往那地方一滚，找人就像大海里捞针。屋主是个忠厚人家，憨憨地朝大家笑着，说就是少了根纱找我就是。

他觉得曾代表有些多余。

曾洪易却在那转悠了很久，觉得没什么不稳妥的地方才离开。

四天后，闽浙赣省红色省会葛源陷落敌手。

四

赖长发和他的弟兄一样，接到打草鞋的命令，他就知道队伍要走远路。

“鞋是做什么的，鞋穿在脚上不是摆设，是走远路。”他和明权争了起来。

明权是个伢崽，队伍从坡上过身，明权正在放牛。人家跟明权说：

“伢哎，这牛是你家的？”

明权说：“我家要有这么头牛那就好了。”

人家说：“这么说是财主的了。”

明权说：“是东家的。”

队伍那一天正走得疲困，人乏马倦，两天没东西落肚了。几个士兵把那头牛牵了，“那就好，那就好！”他们说。

明权说：“你们牵牛做什么？”

人家说：“打了土豪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明权不知道，明权摇着头。明权当然不知道，后来他知道了，队伍里的人正饿着，他们把那头牛打土豪了就是说宰杀了饱肚子。他哭得什么似的，他说你们要杀牛先把我杀了吧！一个长官模样的人跟他讲道理，说财主那的东西都是穷人血汗换来的，我们是穷人的队伍。从财主那取回穷人自己的东西天经地义。我们不仅要夺回有钱人那夺回牛，还有屋，还有田，还有该我们所有的一切……

明权不管那些，明权充耳不闻，只哭，还咒着骂着，说天杀的土匪你们会有报应的。

那个当官模样的人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几个士兵茫然了，“这牛还动得不？”

当官的说：“要顾大局呀。”

他们就把牛给宰杀了，做了一大锅吃食，明权哭着看着队伍上的人把那头牛吃得只剩些骨头。

队伍走的时候发现明权跟在他们后头。

“你跟着天杀的走？你跟着土匪走？”士兵跟仵开玩笑。

明权说：“我没爷没娘，牛也没了，我回不去了，我不跟你们我没活路了。”

明权就这样入了红军。

明权没什么本事，就会打草鞋。一说打草鞋他就兴奋。听赖长发扯上走远路的事，就觉得不顺耳，“行军打仗，走远路近路的不是常事？”

当然有。走远路就是离家，有家有口的人牵记着这一点。两年前他们远走过一回，说远那其实也并不远，还没出江西境界哩。那是去了瑞金，这一回好不容易回了老家，床还没睡热乎，可怎么说走就又要走了呢？这一回走就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，也不知要走多长时间。

赖长发入队伍和明权不一样，赖长发他们是自愿入的。方志敏漆工镇两杆半枪闹革命，把土豪们捉了杀了，财主家谷仓门大开，分了粮不说，还分了田。赖长发家几代都给人做长工，白天做梦还梦着能有一垅自己的地种种，赖长发的祖爷据说就是想地想疯了的。隔三差五地要离家，关不住锁不住，狂奔浪走，没日没夜，走到哪都指了脚下的地说：“这是我家的地，这是我家的地哩。”死也是死在一块肥田里，那是上垅最好的一块地，正是田里禾苗疯长的季节。赖长发病了的祖爷跳进了一块糯田，糯禾长得有一人高。等人进去把他弄出来时，赖长发的祖爷人已归天。人家说赖家的这个人是想田想疯的，也是为了一丘田死了的。人家说他至死也忘不了挑一块好田。啊呀呀呀，那块糯田真是方圆百里难得一见的好田呀。

红军和别的队伍不同，红军给穷人分田。这是实实在在的事，那时候红军说要给穷人分田，大家都搓手瞪眼地站在自家的屋檐下观望。能有这种事，天下有这种好事？

他们真看见了，他们看见红军把财主押到街上，给财主脸上抹臭鸡蛋清，抹烟囱里的烟灰，还抹猪屎狗屎。他们终于是信了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这会他们是眼见目睹了，他们能不信？红军说从此你们有了自己的田了，红军说从此苏维埃了世界是大家的了。

赖长发他们不信，就这么田产就归了佃户？不久官府里的军队潮水似的来了。看吧看吧，人家容不得哩，人家要夺回去。

红军说现在田地是你们的能让别人抢走？

大家扭着头互相看看，觉得是这么个理。有人接过士兵手里的一杆梭镖。“不行不行，跟他们拼了。”